

庶徵典

庶徵典第一百五十六卷

謠讖部紀事二

創業起居注高祖起兵太原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尙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幡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恆服白衣每向江都擬於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謠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黃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

隋主以李氏當王有桃李之歌謂李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

辛丑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古恭承休祉須

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既爲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

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

識慧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

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旛胡兵紛

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興伍伍仁義行

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水底百丈水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衛元嵩周天

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

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言有恆性也復道非常爲君好思量何

闕二

禹湯桃源花

闕二

李樹起

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謠識遍於天下今觀其事人人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

下信爲靈效特此欲作常

闕三

字 以免須上爲七廟下安萬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

唐書王世充傳世充矯越王侗詔封鄭王授九錫術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

子持一千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于文干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

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
竇建德傳建德兵敗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其軍有謠曰豆
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洛中紀異錄李密歸因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去遣兵征之至陸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公山
之側有亂石縱橫之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塾密果死於此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
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卽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後主於宮
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隱之者爲
鄰僧所告繫於狴中逐院而搜之老僧盡閉友人於寺中謂僧中齋閣者曰敕家正搜珠急孰敢入
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唐書敬播傳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譔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
再遷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
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

李淳風傳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
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
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
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舊唐書劉文靜傳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爲王世充將軍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超
遷左驍衛將軍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
反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仕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驚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嘗以性命許
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
妄言耳賜帛六十匹延入臥內慰諭之

聞見後錄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爲不可竟殺李君羨讖有一女子身長姓武
其明白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爲皇后長孫無忌郝處俊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語及武氏
之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司馬文正通鑑不書怪獨書此讖云

唐書李君羨傳君羨洛州武安人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耶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詔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劉蘭傳蘭檢校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綯解職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爲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朝野僉載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韋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緡百匹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

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龍朔年

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

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冊府元龜龍朔中里歌有突厥監及則天時遣尙書閹知微送武延秀使突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以入寇乾封之後天后盛勸行中嶽之禮頻下詔皆屬年饑及蕃夷寇邊而輟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嵩山兀幾層不畏登不得所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還

武后如意初里歌黃麐草中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敗於黃麐契丹乘勝至於趙郡

朝野僉載周垂拱已來慈孖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必孖

大唐新語長壽中滎陽鄭屬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屬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劉希夷一名挺之善搗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爲奸所殺

耳目記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唐書姚璹傳璹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武后傳春官尙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

太平廣記唐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

唐書韋庶人傳韋后加號翊聖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絹七百段

隋唐嘉話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旣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旣而誅韋氏定天保

龍城錄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知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傳信記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於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致虛雜俎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裙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鬼之變血汗衣裙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

太真外傳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鬼字卽馬鬼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

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
嘉話錄祿山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
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青瑣高議宮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黃次曰甘草黃次曰建安黃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
之上他日宮中貢一尺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祇開一朵絳幃籠護之帝
未及賞會爲鹿銜去帝以爲不祥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佳
兆也殊不知應祿山之亂也

唐書李寶臣傳田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
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與正己爲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
潛共攻滄州卽有功利歸天子公於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
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

冊府元龜肅宗幸靈武至平涼都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

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酉陽雜俎馬僕射旣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尙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尙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乃聽之始惑卽爲具昉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吐番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廻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感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廻今見牛也朕將廻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義義吳吳呼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吐番破滅之兆也 代

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

昭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鵬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歔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未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寅火寅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唐書王璠傳璠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尙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軈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璠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崧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唐國史補司徒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因問其地名答曰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至是果然

用府元龜朱泚爲盧龍節度使留京師建中四年七月涇原兵反迎泚爲主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
悉移內庫珍貨環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未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
尋而泚敗

韋執誼順宗卽位初爲尙書左丞平章事執誼自卑官嘗忌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
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言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
圖不就看七八日試就看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及貶員外司戶果得崖州
憲宗元和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先是長安童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
了也識者謂打麥者蓋言打麥時也麥打蓋伺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
之卒也

全唐詩話滕倪苦心爲新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太守郎中邁邁每吟其句云白髮不能容
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惜陳思之學潘岳襲
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盛如此倪逼秋試捧笈告遊留詩爲別悵然曰是必不祥倪至秋卒于商於
館舍聞者莫不傷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

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人改爲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或曰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

因話錄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羣兒戲以竹竿爲鎗烏翎飾其上裂紙爲旌旗作戰鬪之象相向云殺俄爾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剪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因話錄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智乍愚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尙存僧者乃

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皐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尚書除觀察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牛公始也

唐書裴度傳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北夢瑣言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會欲以子妻之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試而卒於通議郎唐

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卽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與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冤乃密奏榜子曰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

頭自是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砍軍容頭至是果驗也

唐書楊嗣復傳嗣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

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憂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

西朝寶訓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龍飛於古文光字實從光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避暑漫抄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孟啟本事詩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

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

以夏初空皆符所夢

杜陽雜編大中末京城小兒壘布醺水向日張之謂振暈及上自鄆王卽位振暈之言應矣

唐書崔融傳融曾孫能能子彥曾徐有子亭下瀦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之鑄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吞噬云

冊府元龜懿宗初封鄆王嘗大雪數尺而帝寢室之上獨無人皆異之又宣宗曾製泰邊陲曲撰詞云海岳宴咸通至是帝以鄆王卽位改元咸通盡皆驗

北夢瑣言懿宗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喪之兆也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

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